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二十二

面二

尊者衆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緣起品第三之二

於前所說諸界趣中如其次第識住有七其
西二

七者何頌曰

身異及想異 身異同一想 翻此身想一
并無色下三 故識住有七 餘非有損壞
論曰謂若略說欲界人天并及下三靜慮無
色此七生處是識住體若廣分別應隨契經

有色有情身異想異如人一分天是第一識
住一分天者謂欲界天及初靜慮除劫初起
言有色有情者是成就色身義言身異者謂
彼色身種種顯形狀貌異故彼由身異或有
異身故彼有情說名身異言想異者謂彼苦
樂不苦不樂想差別故彼由想異或有異想
或習異想以成其性故彼有情說名想異今
應思擇豈不後有身異言故有色已成前有
色言應無義用此責非理於無色中現見亦
有說身言故若謂身後有想異言已證身言

唯詮色者亦不應理除想已外餘無色中有
疑濫故或復謂後有如人言故前身言無有
濫者此亦非理由後說有一分天言容有濫
故若謂不以一分天言令彼身言濫於無色
依次第故又於次後說梵衆等諸天言故理
亦不然非徧說故非後徧說一切天衆皆建
立在餘識住中勿有生疑一分天者兼攝有
頂第四靜慮故說有色及身異言非有頂天
可言有色第四靜慮可言身異一分天言已
簡惡處餘人天衆各自名顯故此所說一分

天言所攝如前其義或立由斯有頂第四靜
慮及諸惡處非識住攝故有色言具大義用
或言有色爲顯異因謂身異因即是有色要
由有色身方有異由身有異想異得成故有
色言顯異因性由能損益勝境現前損益身
時身便變異面二即於如是身變異時令飲食等
亦有變異彼變異故身異得成由是便生樂
等異想故言有色是顯異因若必有色言顯
身異因者極光淨等身應有異又極光淨應
無異想由彼天中身無異故又諸梵衆想應

不一由彼天中身有異故由斯所釋理未必
然其理必然異因定故謂身有異定色爲因
非色爲因令身定異故極光淨等無身成異
失如眼色爲緣生於眼識等如契經說眼色
爲緣生於眼識現有眼色眼識不生餘亦應
爾又如經說身有輕安便生受樂此經意顯
復輕安徧於諸地無受樂地可不生樂有色
身異旣無別體諸有色者皆應身異此亦不
然與彼同故雖諸有色皆身異因有闕餘因
而身不異謂於欲界初靜慮中有表無表尋

復闕何緣令身不異又受樂體異於輕安雖
復輕安徧於諸地無受樂地可不生樂有色
身異旣無別體諸有色者皆應身異此亦不
然與彼同故雖諸有色皆身異因有闕餘因
而身不異謂於欲界初靜慮中有表無表尋
西二 同多識爲因生果有種種異故彼有色爲身
異因極光淨天等無彼因故雖有色因而身
樂此亦應爾故理必然若謂眼色定爲眼識
三 故身異勿說作意能生眼識便不許說眼色
意若不正起識不生故既許有色爲身異因
爲緣又彼不應以業生眼故便不許說眼等

爲眼因又彼不應以種生芽故便不許說水
糞等爲因是故不應作如是難以有色故令
身異者極光淨等身應有異言極光淨應無
異想由彼天中身無異者亦不應理由心於
定有歡欣故如說樂因又想異言爲遣疑故
謂說身一想應非異心隨身故爲遣此中想
隨身疑故說想異此言意顯極光淨天心不
隨身與餘天別言諸梵衆想應不一由彼天
中身有異者理實應爾但爲顯示彼劫初時
同於一因起一執想故言想一是故前釋一

分天言亦攝梵衆天唯除劫初起此言意顯
彼想實異但就少分緣義說爲想一由斯有
色定是異因故有色言深有義用有色有情
身異想一如梵衆天謂劫初起是第二識住
所以者何以劫初起彼梵衆天同生此想我
等皆是大梵化生大梵爾時亦生此想是諸
梵衆皆我化生何緣梵衆同生此想由見梵
王處所形色及神通等皆殊勝故又觀大梵
先時已有已及餘天後方生故彼不能見從
上地歿依初靜慮發宿住通不能了知上地

境故何緣大梵亦生此想彼纔發心衆便生故謂已所化非速歿故或遇業果感赴理故或見已身形狀勢力壽威德等過餘衆故由是緣故梵衆梵王身雖有殊而生一想豈不梵衆言我從彼生而大梵王言我能生彼想即有異如何言一此責非理梵衆梵王同執一因而生想故或緣所化想是一故有說此中唯依梵衆言同一想非大梵王以彼經但言如梵衆天故非王一身可名衆故雖彼後時得聰敏覺亦生異想而從初位以立其名

故言想一王從衆說得想一名故可彼天總名想一言身異者前說彼天有表等因感別果故安立衆生有差別故經說梵衆作是念言我等曾見如是有情長壽久住乃至起願云何當令諸餘有情生我同分於彼正起此心願時我等便生彼同分內梵衆何處曾見梵王有餘師言住極光淨從彼天歿來生此故既從彼歿來生此間云何未得第二靜慮而能憶彼諸宿住事誰言未得第二靜慮若得應離初靜慮貪如何彼尚生初定戒禁取

退已方生斯有何失豈不色界無有退耶有說初生無妨有退有餘師說住中有中曾見梵王此不應理經言見彼久住世故彼天中
西二有於正所受生既不闢緣無容久住故應說梵衆即住自天曾見梵王極光淨歿初受生時五曾見彼故謂諸梵衆初下生時見大梵王威光赫烈雖懷敬慕欲往親承威神所逼未果前詣於茲莊蕩遂致多時後勵專誠預近瞻仰到已皆共作是念言我等曾見乃至廣說謂彼近見大梵王時便能憶知先所見事

復能了達衆下生前獨有梵王及心所願或彼先在極光淨天曾見梵王今見能憶謂彼昔在極光淨天曾見梵王獨居下地亦如心願與衆同居俯愍便興初靜慮化令所化衆偶侍梵王起化須臾自便福盡命終生下初靜慮中大梵身心及所化事皆初靜慮通慧所緣今見便發宿住隨念故彼梵衆作是念言我等曾見乃至廣說有餘師說二靜慮中所起能緣梵世眼識是初靜慮地法所收故今亦能隨念彼識有作是說彼梵衆天不受

處胎斷未摩苦由斯得有念無忘失故憶前
生所見等事有色有情身一想異如極光淨
天是第三識住此中舉後兼以攝初應知具
攝第二靜慮若不爾者彼少光天無量光天
何識住攝彼二既有第三識住相無緣可說
非識住所收故知此中依舉顯理說諸識住
非但如言彼天中無有表業等爲因所感差
別身形故言身一即形顯等同處諸天相無
別義然彼尊者阿奴律陀契經中言光淨天
等身有高下勝劣可得此依別處故作是言

非一天中身有差別又契經說極光天中有
時諸天同共集會其身有異光明並同此說
諸天其身各別不言形顯狀貌不同故與此
經無相違失有說梵衆名極光天有妙光明
勝下天故第二靜慮喜捨二想雜亂現前故
言想異傳說彼天厭根本地喜根已起近分
西二地捨根現前厭近分地捨根已起根本地喜
根現前譬如有人於諸飲食若素若膩欣厭
互增經主引經釋想異義謂極光淨新舊生
天緣於劫火有怖不怖二想交雜故名想異

非喜與捨二想交雜若爾不應第三靜慮由
樂想故說名想一有何別理第三靜慮由一
樂想名爲想一第二靜慮非由喜捨二想交
雜名爲想異故彼所言乍如可錄及加詳察
不足信依上座地中作如是說第三靜慮於
一切時由不怖想故言想一彼所引教與經
主同今詳彼言非符識住此及前釋理並不
然謂識於中喜樂安住立爲識住如何乃說
依於怖想立識住名即以此緣說諸惡處第
四靜慮及有頂天非識住攝次後當辦理必

應然上座亦說諸惡處等非識住因謂識住
名顯識樂住如說有處令士夫心樂住其中
是名識住非惡處等令士夫心樂住其中故
非識住既言若識不樂住中非識住者怖想
令識不樂住中豈名識住若彼怖想雖能令
識不樂住中而立識住是則彼說諸惡處等
西二
非識住因有不定失又不怖想無容生故應
徧淨天非名想一如何知彼此想不生彼有
此想曾無說故謂曾無處說徧淨天見下水
災而不生怖或容彼謂水不上昇無慮漂疑

故無怖者既本無疑慮不怖想何從若謂於中少有疑慮則應偏淨非名想一是故但依對法正理釋想一異名義善成非譬喻宗理可存立故有智者擇善而從有色有情身一想一如偏淨天是第四識住言身一者釋義如前唯有樂想故名想一偏淨天樂寂靜微妙常生欣樂無起厭時是故無由近分交雜故唯依此立想一名豈不偏淨亦有想異如契經說此偏淨天受寂靜受樂非如餘偏淨此非想異顯樂受中自有差別無別受故一

一切有爲展轉差別一類亦有下等品殊不可依斯立想有異是故但依唯一樂想立想有一義無傾動初靜慮中由染污想故言想一以於非因起戒禁取執爲因故第二靜慮由二善想故言想異由等至力二受交參而現前故第三靜慮由無記想故言想一純一寂靜異熟樂受而現前故下三無色名別如經即三識住是名爲七何等三無色謂無色有情一切色想皆超越故諸有對想皆隱沒故於別異想不作意故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具

足住如隨空無邊處天是第五識住無色有情一切空無邊處皆超越故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具足住如隨識無邊處天是第六識住無色有情一切識無邊處皆超越故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具足住如隨無所有處天是第七識住今應思擇初無色言豈非無義說無色想皆超越言義已足故此責不然有別義故色界有情雖無欲染而有欲想成就現行俱現可得勿有因此生如是疑無色有情雖無色染應有色想成就現行是故須說無色

有情一切色想皆已超越欲界繫想名欲想故豈不一切色想皆超越言無色及越色想二皆成就此亦非理有作是言無色界中亦有色故初言無色意爲顯成無色界中都無色故次說色想皆超越言顯彼都無色界想故由此二言皆有義用生無色界亦成色想超越色想言豈非無義此難非理已簡別故謂前簡別欲界繫想名欲想故色想亦然非生無色可有亦成色界想者故此非難或彼色想都不現行設就緣色釋亦無乖越義一切

色想皆超越者貪染現行俱超越故言色想者謂色界想或唯第四靜慮地想緣自他地色爲境界故名色想諸有對想皆隱沒者五識相應想皆沒故依有對根諸所生想唯緣有對爲境界故名有對想若於欲界得離貪時二識相應諸有對想皆當隱沒生上無容重現行故於初靜慮得離貪時三識相應諸有對想雖當隱沒而非一切生上有時重現行故第四靜慮得離貪時所可現行皆當隱沒無色無容重現行故於別異想不作意者

西二九
不復作意起異想故取差別相名別異想此復云何謂若有想於所緣色自相行轉此於離色貪能爲拘礙故今不作意令此現行共相行想順離貪故有餘師說若想偏能緣色非色名別異想今於此想不作意行唯作意行緣無色想是故無色及諸色想皆超越等俱成有義此中何法名爲識住謂彼所繫五蘊四蘊識於其中樂住著故有餘師說唯有情數得識住名契經說故爲顯諸識所住著事故契經說七識住名由此餘處非識住攝

以彼處識有損壞故識於其中不樂住著餘處者何謂諸惡處第四靜慮及與有頂云何於中識有損壞損壞識法於彼有故何等名爲損壞識法謂諸惡處有重苦受能損於識第四靜慮有無想定及無想事有頂天中有滅盡定能壞於識令相續斷復說若處餘處有情心樂來止若至於此不更求出說名識住於諸惡處二義俱無第四靜慮心恒求出謂諸異生求入無想若諸聖者樂淨居等若淨居天樂證寂滅有頂昧劣故非識住有說

若識愛力執受安住其中說名識住一切惡處淨居天等業力執受安住其中無想有情及與有頂見力執受安住其中由是皆非識住所攝有餘師說衆生有三所謂樂著諸境樂想樂著境者人及欲天樂著樂者下三靜慮樂著想者下三無色唯於此處立識住名餘無此三故非識住上代師資相承說者若處具有見修所斷及無斷識立識住名異此便非識住所攝豈不欲界人及六天無無漏識應非識住若言能作無漏所依則有頂天

應名識住此難非理欲界無定可就所依說

有無漏然有頂天是定地攝應依自性說彼
有無由自性無故非識住或非有頂補特伽
羅一所依中具三種識欲界善處補特伽羅
一所依中容具三識故不應以有頂爲例第
四靜慮雖具三識而五處全一處少分不具
三識故少從多不立識住是故識住數唯有
七如是解釋七識住已因茲復辯九有情居
其九者何頌曰

應知兼有頂 及無想有情 是九有情居

餘非不樂住

論曰前七識住及第一有無想有情是名爲
九諸有情類唯於此九欣樂住故立有情居
謂諸有情自樂安住所依色等實物非餘以
諸有情是假有故然諸實物是假所居故有
情居唯有情法以有情類於自依身愛住增
強非於處所又於處所立有情居則有情居
應成雜亂居無雜亂唯有內身故有情居唯
有情法旣言生已名有情居知有情居不攝
中有又諸中有非久所居故諸有情不樂安

住又必不爾由本論說爲顯生處立有情居於生死中爲顯諸識由愛住著建立識住顯諸有情於自依止愛樂安住立有情居故此二門建立差別然契經說有色有情無想無別想如無想天者想謂總取境別想謂分別今此天中並遮前二故說無想無別想言或無想言唯遮於想無別想者遮想俱行或無想言是總遮故勿謂此處諸想皆無故復說言無別想者顯有成就但無現行以別想名詮現想故或言無想恐謂此中唯無染想由

斯復說無別想言即顯此中無有一切品類別想有頂無想既非識住如何可說爲有情居此責不然義各異故由此二處有壞識法識不樂居故非識住然彼二處成有情身有情樂居故九所攝謂若有處餘樂來居不樂遷動有情居攝餘處皆非不樂住故言餘處者謂諸惡處第四靜慮除無想天惡處皆非有情居者謂非餘處有樂來居亦無住中不樂遷動第四靜慮除無想天所餘皆非有情居者雖從餘處有樂來居然非住中不樂遷

動謂廣果等若諸異生樂入無想或無色處
若諸聖者樂入淨居或無色處淨居天處樂
入涅槃故彼皆非有情居攝然佛餘處嘗以
處聲宣說涅槃有頂無想有諸外道執有頂
天叉無想天爲真解脫勿有間此同說處聲
便謂二天同真解脫起涅槃覺轉助邪宗由

西二
四識住當知 四蘊唯自地 說獨識非住
住其四者何頌曰
爲究竟一切生處精勤果中唯有頂天最爲
究竟故唯此二徧說處聲或復處聲顯來門
義謂此二處異熟盡時多分命終來生下故
因七識住已辯有情居餘契經中復說四識

涅槃非爲如是但假施設有情所居何故世
尊有情居內有頂無想徧說處聲精勤果中
至究竟故唯異生處精勤果中無想有情最

論曰如世尊言識隨色住識隨受住識隨想
住識隨行住是名四種如是四種其體云何
謂唯除識有漏四蘊又此唯在自地非餘非

識樂隨餘地蘊住雖依餘地蘊識亦現前而
餘地蘊中識不樂住喜愛潤識令於蘊中增
長廣大契經說故非於餘地色等蘊中喜愛
能潤識令增長廣大故餘地蘊非識住攝又
自地中唯有情數唯自相續立爲識住非非
五二情數他相續中識隨樂住如自相續有餘師
說彼亦識住以於其中喜愛潤識亦令增長
及廣大故已依自宗建立識住當說建立識
住因緣此中云何識非識住又此識住其義
云何謂識於中由喜愛力攝爲所住及爲所

著是識住義識隨色住住色著色契經說故
若爾識蘊應成識住世尊亦說於識食中有
喜有染有喜染故識住其中識所乘御此中
經主作如是釋亦不遮識識所依著總於諸
蘊生喜染故然如色等一一蘊中生諸喜染
令識依著獨識不然故言非住又佛意說此
四識住猶如良田總說一切有取諸識猶如
種子不可種子立爲良田仰測世尊教意如
是又法與識可俱時生爲識良田可立識住
識蘊不爾故非識住如是所釋但述已情審

諦思求無深理趣識與識住如種如田理可
如是不違教故然彼所說若法與識可俱時
生爲識良田立識住者不應正理所以者何
彼先自說識所依著故名識住非於俱起受
等蘊中有識所依依彼識故住若所依識不
依彼如何可說彼爲識住又非所緣同一境
故俱生受等非所取故又不可以相應依著
釋識住義勿諸色法及不相應非識住故又
相應理無差別故則應無漏亦識住體如何
可說俱生色等爲識良田立爲識住又言佛

意說四識住猶如良田總說一切有取諸識
猶如種子不可種子立爲田者理亦不然異
識相望有所依著豈非田義又於識中應無
有取然契經說有取諸識故知亦有識住識
中又彼所言亦不遮識識所依著總於諸蘊
生喜染故然如色等一一蘊中生諸喜染令
西三
識依著獨識不然故言非者亦不應理彼契
經說於識食中有喜有染有喜染故識住其
中識所乘御如何乃說但於諸蘊總生喜染
古
獨識不然若言食中不立田種二分差別故

無過者應說因緣何故不立既於識食別生喜染識住其中不應總說有取諸識皆如種子識既於識可爲良田何理獨遮識爲識住故彼所說但述已情無深理趣非爲善釋又彼上座作是釋言即此不應還住於此故不可說識隨識住若言過未及他相續識中住者其理不然唯於識中無有勢力令識增長及廣大故謂如色等匡助於識令其熾盛識即不然唯了別中無此用故彼如是釋非悟理言且此不應還住此故不可說識隨識住

者於彼宗義其理不然非彼唯於現在諸法立爲識住如何得以一剎那識非自住故證識非住其義可成縱加遠避終應唯許過未受等名爲識住彼識刹那無受等故如是所說即此不應還住此因於義何益若謂如色於現在時可成識住識不如是故所說因於義有益此亦非理受等亦應非識住故竟不曾說識與受等差別因緣故所說因於義無益又未了彼即此不應還住此言意顯何義若言意顯自體不能於自體中守自性義則

應同彼空華論宗許一切法不守性故如是識住亦不應成若言意顯自體不能爲自所依或所緣義是則所立唐捐其功曾無有疑依緣自故謂如色等他性諸法可有爲識所依所緣識自體中曾無此惑而今立理復何所成凡所立因爲遮有濫此中無濫因何所遮是故彼因深成無用又識自類展轉相望何劣受等而非識住豈不前說此證因言唯於識中無有勢力令識增長及廣大故前雖已說而非應理識緣受等增長廣大非識緣

識此有何因豈不此因亦如前辯謂如受等匡助於識令其熾盛識即不然唯了別中無此用故何用說此非極成因不能證成非所許故識緣唯領等增長廣大非緣唯了別此有何因又彼上座自於解釋識住中言識隨色住謂我我所攀緣色生是色識住乃至廣說識亦於識謂我我所攀緣識生何非識住謂我我所攀緣既同識何獨不令識增長廣大又彼所說識於所緣唯了別故非如受等匡助於識令熾盛者豈不於識所了事中彼

謂後時受等方起是則於境要先了別然後領等隨次而生能引識流展轉熾盛故唯了別最是勝因能匡助識應成識住如生本苦生爲勝因識熾盛因識最爲勝識及識住皆識爲因能令展轉增長廣大故識不能匡助於識令熾盛者非爲善因若恐違經言識非西二謂能依故識住門唯說有四非實識住但四非識今謂世尊所說識住唯色等四不言識者由但色等於三時中與續有識爲助伴故謂唯色等與識俱生過未亦能爲識助伴令續有識生死馳流識則不爾故非識住且眼等根及俱色等與俱生識爲所依已滅未令於識除我見心故於識中不說識住如說沙底契經中言我達世尊所說法教馳流生

死唯識非餘識謂世尊異名說我爲欲除滅彼我見心顯識依他體非是我我所依性非謂能依故識住門唯說有四非實識住但四非識今謂世尊所說識住唯色等四不言識者由但色等於三時中與續有識爲助伴故謂唯色等與識俱生過未亦能爲識助伴令續有識生死馳流識則不爾故非識住且眼等根及俱色等與俱生識爲所依已滅未令於識除我見心故於識中不說識住如說沙底契經中言我達世尊所說法教馳流生能爲助伴現在受等與識俱生爲俱有因一

分與識同緣一境有助伴用已滅未生但爲識境是故受等亦於三時望續有識能爲助伴識雖過未望續有識少有助能而俱生中全無助力不俱起故色等望識具二助能識唯去來故非識住面二十七故非情數及他身中色等四蘊亦非識住由彼望識但爲所緣不具二門助伴用故住謂所住是續有識引自果時能爲依義住或所著是續有識引自果時能爲境義自身色等可有與識同一境義設不同境然能爲依具二助能故立識住非有情

數他身色等則不如是故非識住如何定知識住道理如是安立契經說故如世尊言有四依取所緣識住識隨色住住色著色是識與色或俱時生依於色住或於色境緣而生著何緣生著前說於中意愛潤故如是乃至識隨行住皆應廣說曾無有說識隨識住隨謂親附或謂隣近去來定說爲疎遠故現在色等附近於識與識俱生名識隨住定無有識與識俱生故不應言識隨識住由此經故唯餘四蘊與續有識爲伴義成有四依取世

尊說故言依取者謂色等四爲生死依煩惱所取或即爲依攝取衆苦由是無漏非住理成唯說依取爲識住故無漏色等滅依取故即彼經說苾芻當知若於色界已得離貪於所隨色意生繫斷此繫斷故即能緣識無復住著增長廣大廣說受等三界亦然即由此經義准三世色等四蘊皆識住攝爲顯色等與識異故我所稟宗作如是說若法與識可俱時生識所秉御如人船理此法可說識住非餘如是所言意簡識住與識類別非爲欲

遮去來色等言非識住雖許去來亦識住攝而非情數非識住收彼現在時與續有識尚爲疎遠況在去來由彼恒時與續有識但爲蹤遠所緣境界定非彼識附近助伴故識與彼俱非識住自身色等雖在去來與識蹤遠而於現在與續有識極相親近由種類同亦名識住如現在世異心無心兩位自身色行西二二蘊謂如現起不同分心及無心位色行二蘊雖非現在同分識依而不失於二識住相住彼相故設於爾時起同分識定能爲住餘

緣礙故識暫不生非彼爾時無識住相去來色等理亦應然具二助能相不失故由此色等自相續中三世所攝皆名識住七四識住皆有漏攝爲七攝四四攝七耶非偏相攝可爲四句有七非四乃至廣說第一句者謂七中識第二句者謂諸惡處第四靜慮及有頂中除識餘蘊第三句者七中四蘊第四句者謂除前相七中有識四中無者由此二門建立異故若法與識互爲因果識樂隨轉立七識住若法與識可俱時生能爲助伴立四識

住故所承師咸作是說由所化者稟性不同故說七四識住差別云何所化稟性不同謂彼或樂各別緣境或有於境不樂別緣或樂偏知諸法自相或於自相不樂偏知或耽著愛或耽著見或有自相煩惱力強或有共相煩惱力強或樂境界或樂生死有如是等性別無量於前所說諸界趣中應知其生略有四種何等爲四何處有何頌曰

於中有四生 有情謂卵等 人旁生具四地獄及諸天 中有唯化生 鬼通胎化二

論曰前所說界通情非情趣唯有情然非偏攝生唯偏攝故說有情無非有情名衆生故然有情類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是名爲四生謂生類諸有情中雖餘類雜而生類等言生類者是衆生義若爾界趣應亦名生不爾界通情非情故趣雖有情而非偏故此唯情偏緣和合別別而生有無別緣唯業力合五蘊四蘊如應頻生彼業力強不待緣故今釋一切皆業合生佛說有情業所生故有業生果獨立生名上座謂生是生因義則非情法應亦名生以卵胎濕皆生因故化生應非生無別生因故彼言亦有俱起生因此不應然彼自不許俱生因故設有是何而竟不顯但有

虛說非離先業有別生因亦非化生與業俱起故彼所說理必不然所承諸師作如是釋緣業合起故說爲生謂諸有情有卵胎濕三緣和合別別而生有無別緣唯業力合五蘊四蘊如應頻生彼業力強不待緣故今釋一切皆業合生佛說有情業所生故有業生果待外等緣方有差別有業生果不待外緣自有差別若說一切皆業合生如何說爲卵胎生等不可卵等從業合生名卵等生彼非情故不說一切唯業合生不說卵等體生由業

但說一切皆業合生業合生時有緣卵等從
緣標別名卵等生若說業生名應無別言卵
生者謂諸有情生從卵殼如鶴鴈等言胎生
者謂諸有情生從胎藏如象馬等言濕生者
謂諸有情生從皮肉骨牛糞油滓水等和合煖
西二
潤氣生如蟲飛蛾蚊蚋等言化生者謂諸
有情不待三緣無而歛有具根無缺支分類
受卵濕二生以聖皆欣殊勝智見卵濕生類
性多愚癡或諸卵生生皆再度故飛禽等世
生如那落迦天中有等化生體兼五蘊四蘊
餘三但用五蘊爲體有說皆通異熟長養有
說一切體唯異熟人及旁生各具四種人卵

生者謂如世羅鄧波世羅生從鶴卵鹿母所
生三十二子給孤獨女二十五子般遮羅王
五百子等人胎生者如今世人濕生者如
曼駁多遮盧鄧波遮盧鵠曼菴羅衛等人化
生者唯劫初人此四生人皆可得聖得聖無
受卵濕二生以聖皆欣殊勝智見卵濕生類
性多愚癡或諸卵生生皆再度故飛禽等世
生如那落迦天中有等化生體兼五蘊四蘊
號再生聖怖多生故無受義濕生多分衆聚
同生聖怖雜居故亦不受旁生三種現所共
知化生如龍妙翅鳥等一切地獄諸天中有

皆唯化生有說餓鬼唯化生攝有說餓鬼亦有胎生如餓鬼女白目連曰我夜生五子隨生皆自食晝生五亦然雖盡而無飽

於四生內何者最多有說濕生現見多故設有肉等聚廣無邊下越三輪上過五淨容徧其量頓變爲蟲是故濕生多餘三種有餘師說化生最多謂二趣全三趣少分及諸中有皆化生故一切生中何生最勝應言最勝唯是化生支分諸根圓具猛利身形微妙故勝

餘生若爾何緣後身菩薩得生自在不受化生見受胎生有大利故謂爲引導諸大釋種親屬相因入正法故又令所化生增上心彼既是人能成大義我曹亦爾何爲不能因發正勤修正法故若化生者恐疑是天佛轉法輪便成無用謂天所轉還被天機唯天能知非人所了由斯自懷於正法輪不起正勤勇猛思擇又令餘類生敬慕心捨俗出家勤修正行謂知菩薩生貴族中能捨尊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轉大法輪我等何爲不生欣仰

因茲捨俗修正行故又爲摧伏憍慢衆生令知世尊是輪王種屬斯隆貴憍慢山崩聞說敬承無疑謗故若化生者種族難知恐疑幻化爲天爲鬼如外道論矯設謗言過百劫後當有大幻出現於世噉食世間又與化生時不同故謂佛出世人無化生人化生時佛不出世有作是說爲饒益他故受胎生擬留身界令無量衆一供養因千反生天及證解脫化生纔殞無復遺形如滅燈光即無所屬此中經主作如是難若人信佛有持願通能久

留身此不成釋今謂此釋其理必成通所留身非佛功德力無畏等所依熏故不能廣大饒益世間所以然者是可留法通願能留一切化生如剎那法必無留義謂諸有爲剎那定滅諸佛神力亦不能留設欲久留即須別化此所別化西二非佛功德力無畏等之所依熏故於世間無大饒益若不爾者佛應化爲如本身形受諸供養令無量衆生天解脫故我所稟毗婆沙師咸作是言後身菩薩爲利他故不受化生此義極成不可傾動化生何故

死無遺形由彼頸生故應頸滅如戲水者出
沒亦然毗婆沙師說化生者造色多故死無
遺形大種多者死非頸滅即由此義可以證
知一四大種生多造色若爾便與契經相違
經說化生諸妙翅鳥爲充所食取化生龍由
彼不了取擬充食不說除饑斯有何咎是故
但說爲食取龍不言此龍有成食用或龍未
死暫得充饑死已還饑暫食何咎

音釋

歿莫勃切
終也
歛俞尚切
明達也
衽莊莘切
忍飲切莘而
也
耽耽丁舍切
著樂也
直略切
縠苦魚切
縠也卵也
蛾蛾五
何姑蚊也
蚋蚋夷周切
莫結切
無
分
切
虫
蚋夷然切
儻莫結切
于敏
也
咎咎切
其九
過也切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二十二

說部一切